

突然发生的海上燃油泄漏,让毛里求斯遭遇巨大的生态灾难

陷在油污里的“明珠”

梁凡

毛里求斯,位于非洲大陆东南部的印度洋中,是一个以秀美自然风光和生态多样化而闻名的美丽岛国。

然而,8月6日,毛里求斯附近海域搁浅船只发生燃油泄漏事故,继而造成严重的海洋污染,令这一有“印度洋明珠”美誉的岛国,陷入巨大的生态灾难之中。

—

8月12日晚,毛里求斯总理贾格纳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毛东南海域触礁的货船“若潮”号内仍有166吨的燃油亟待抽取,剩余的燃油分布在多个船舱内,需要使用滤油器等多种设备分离取出。

贾格纳特称,“若潮”号载有约4180吨的燃油,其中200余吨为柴油;截至目前,已成功抽取出3184吨燃油,800多吨燃油泄漏入海。他补充表示,已从海上回收570吨泄漏的燃油,还在被污染的潟湖区域清理出150吨油污。

他表示,从8月15日开始海上天气或将恶化,影响清理行动,因此清理工作正在与时间赛跑,避免灾难进一步扩大。同时毛政府也将做好最坏打算,即船只断成两截。

有专家指出,一旦船只断成两截,使剩余的燃油全部泄漏进海里,只需要几个小时,海

边的潟湖就会被燃油淹没。

此前,毛政府已于7日宣布该国进入“环境紧急状态”,事发海域附近的马埃堡市学校停课。

“若潮”号由日本三井株式会社经营。7月25日,船只在毛里求斯东南部海域搁浅,全体船员随即安全撤离。但由于随后几天印度洋风急浪高,8月6日,货船船体破裂,大量燃油泄漏。

根据国际油轮船东防污染联合会(ITOPF)的标准,超过700吨以上的泄漏就被视为是大规模泄漏事故。对于人力物力都非常有限的毛里求斯来说,这场近海燃油泄漏事故,无疑是难以承受之重。

二

毛里求斯是一个四周被珊瑚礁环绕的岛国,经济主要依赖渔业和旅游业。此次是毛里求斯历史上遭遇的最严重的漏油事故,海水被污染将对当地人生活和自然生态环境产生严重影响。

燃油泄漏的事发地点“埃斯尼角”,已被列入国际《湿地公约》保护区域,同时离两个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区以及蓝湾海洋公园也都很近,附近还有多个受旅行者欢迎的白沙滩、潟湖和红树林,生活着数千种动植物。

11日,环保志愿者在清理海滩时,发现了

浑身油污的死亡鳗鱼和死海星,螃蟹和海鸟也出现了死亡现象。

毛里求斯野生动物基金会的一位负责人表示,漏油事故发生在这片环保区域,自从2000年政府禁止在此区域采沙后,他们就开始进行恢复自然野生动物和植物的工作,而此次事故让这一环保努力倒退了20年。

燃油泄漏发生后,毛里求斯政府立即组织力量展开清理作业。10日,日本政府派出工作组前往毛里求斯,协助处理善后事宜。此外,一艘载有技术顾问的法国军舰也从附近的法属留尼汪岛抵达毛里求斯提供援助。

除了官方做出的努力外,还有大量民间志愿者加入了保护家园的“战斗”中。自7日以来,数千名志愿者陆续抵达事发附近海岸,为大规模的清理行动提供帮助。

他们将装满稻草的编织袋缝成长长的管子,用渔船或汽艇拖进大海深处防止漏油扩散,也有人用甘蔗叶、塑胶瓶和头发制作围油栏,让其漂浮在海面上,并将浮油聚集起来,直到油被软管吸上来。

三

从全世界来看,在产油区和繁忙的航道、港口附近,燃油泄漏、污染海洋的事故较为经常发生。有媒体统计,发生在毛里求斯的这次燃油泄漏事故,已经是今年以来全球

第9起重大泄漏事故。

5月29日,俄罗斯诺里尔斯克市一家热电厂约2万吨柴油泄漏,污染面积达到10万平方米左右,是现代俄罗斯史上最严重的漏油事故之一。

俄自然资源和环境副部长称,该地区的生态系统可能需要10年才能恢复。

由于危害巨大,处理困难,海洋燃油污染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原油密度较低,具有在水面漂浮并扩散的特性,会在水面上形成极薄的油膜,1升原油就能造成几平方公里海域重度污染。

更严重的是,原油氧化时会消耗掉水中大量的氧,1升原油氧化就要消耗40万升水中的氧,导致海洋生物窒息死亡。

形成的油膜会长期在海面存在,给生态环境造成持续性破坏,大量有毒物质通过进入食物链,对海洋生态也会造成长期破坏。

2010年,发生在墨西哥湾的“深海地平线”漏油事故是美国历史上造成损失最惨重的一次原油泄漏事件。时至今日,墨西哥湾的海洋生物仍然无法彻底摆脱这一事故带来的伤害。

2012年,科学家们在发生漏油的油井旁发现了大片死亡的珊瑚礁;2016年,泄漏区域内88%的新生海豚肺部异常或发育不全,泄漏的石油已经对下一代海洋生物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谭德塞：

阻止疫情传播 年轻人作用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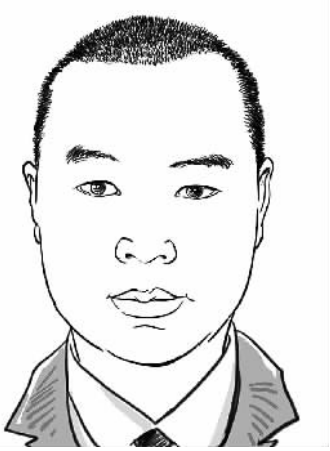
据新华社日内瓦8月12日电(记者刘曲)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12日表示,尽管大多数年轻人在新冠疫情中不是重症高危人群,但他们在阻止疫情传播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承担着共同责任。

谭德塞当天在世卫组织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主办的“国际青年日”网上论坛发言,对年轻人、青年组织,以及世界各地的青年网络在新冠疫情期间的集体行动予以肯定。

谭德塞表示,新冠大流行对年轻人未来产生的重大影响不仅来自病毒本身,还有对经济、就业、教育、整体健康系统的影响。他呼吁让年轻人充分了解疫情,做出对健康有利的选择,以享有长久健康的生活。

谭德塞说,尽管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大多数年轻人患严重疾病的风险不高,但未来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和疾病暴发可能变得更加常见,因此需要帮助年轻人在未来发挥重要作用。

他呼吁各组织机构、各国政府倾听年轻人的意见,在疫情防控方面鼓励其参与、赋予其权力,让他们成为行动伙伴;呼吁各国让青年人在政治决策中发挥更大作用,因为在面对今天和未来的健康挑战时,青年人的参与至关重要;鼓励年轻人“大胆思考、勇敢行动”,因为世界依赖于他们的创造力和新观念。



拉伯人”传统,长期以来在黎巴嫩内部都难以调和。

另一方面,黎巴嫩各个宗教和教派在一系列重大地区问题上,显示出了深深的裂痕。比如在巴以问题上,基督教和东正教徒往往更倾向于中立姿态,而什叶派和逊尼派则同情巴勒斯坦民众。

在叙利亚问题上,什叶派倾向于同情叙利亚政府,而逊尼派倾向于同情反对派。

在同伊朗关系问题上,什叶派“真主党”倾向于发展与伊朗的友好关系,而逊尼派则更倾向于发展与沙特关系。

政治体系的建立,往往是政治身份的体现和结果。只有政治身份变化,才能够带动政治体系变革。

对于黎巴嫩来说,“教派政治”建立在独特的历史和现实之上,要想破旧立新,重塑身份,进而带动国家实现政令统一,弥合分歧,必然长路漫漫,困难重重。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管窥天下

疫情持续



▲8月12日,警察在菲律宾马尼拉街头进行防疫检查。

世界卫生组织12日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确诊病例累计已超2000万例。
新华社发(乌马利 摄)

▼8月12日,两名穿防护服的女子在巴西圣保罗街头行走。

根据巴西卫生部12日傍晚公布的最新数据,过去24小时巴西新增新冠确诊病例55155例,累计确诊3164785例。巴西圣保罗州州长若昂·多利亞12日宣布,他本人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但目前身体状况良好,属无症状感染者。

新华社发(莱奥·巴里拉里 摄)

黎巴嫩重建政治新身份困难重重

阅读提示

黎巴嫩中央政府的长期孱弱,源于黎巴嫩特殊的“教派政治”传统。要想建立新的政治结构,不仅意味着要打破这一传统,还要重塑新的政治身份。

然而,基督徒和穆斯林长期以来对黎巴嫩人的政治身份争执不休,各教派在一系列重大地区问题上也存在分歧。对于黎巴嫩来说,破旧立新必将长路漫漫。

王晋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港口大爆炸,不仅造成了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更震撼了黎巴嫩社会。在爆炸事件结束后不久,黎巴嫩国内便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游行,要求政府变革。

在政治平衡脆弱、经济发展乏力、疫情不断蔓延三重威胁下,民众要求变革的呼声变得难以抗拒。尤其是在政府集体辞职后,黎巴嫩将何去何从?

黎巴嫩实行独特的“教派政治”原则,各个团体依据不同的宗教和教派属性,来划分国家权力。

黎巴嫩总统归属于基督徒,总理归属于逊尼派穆斯林,议会议长职务归属于什叶派

穆斯林,副议长职务由东正教徒担任,而陆军参谋长则由德鲁兹教徒担任。议会席位也依据不同的宗教和教派属性予以划分。

尽管从1943年的《民族宪章》到1989年的《塔伊夫协定》,议会席位的划分出现了较大变化,但是“教派政治”传统仍然使得黎巴嫩中央政府长期孱弱,无法有效管控黎巴嫩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

“教派政治”传统,其实是黎巴嫩历史和国家建构的独特产物。现代黎巴嫩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流亡法国的一些黎巴嫩基督教精英,以及一些法国的社会团体如“马赛商团”,纷纷呼吁建立一个独立的黎巴嫩政治实体。

但是,黎巴嫩政治实体究竟应该是以黎巴嫩沿海基督教区域为主建立“小黎巴嫩”,还是要涵盖黎巴嫩山脉的穆斯林区域建立一个“大黎巴嫩”,成为争论的焦点。

最终,“大黎巴嫩”方案被采纳。黎巴嫩基督徒、逊尼派穆斯林、什叶派穆斯林、东正教徒和德鲁兹人,也以人口比例为依据,通过了教派政治的原则分制权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贫困和边远的穆斯林群体人口激增,政治意识增强,基督教团体不再是黎巴嫩国内人口的多数,也难以继续独占黎巴嫩政治舞台。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鼓励着黎巴嫩什叶派建立类似于伊朗的“教法官监国”政治体制;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南

部打击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加剧了黎巴嫩教派矛盾,直接导致了什叶派“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崛起和发展。

因此,教派政治体系既是黎巴嫩国内政治力量对比和演变的体现,一定程度上也是黎巴嫩纷争不断的“原罪”。

黎巴嫩示威民众要求打破现有的“教派政治”体系,建立新的黎巴嫩政治结构,构筑强有力的黎巴嫩中央政府。这就意味着要破除旧有的“家族-教派-国家”权力网络,更意味着要构建新的政治历史认知体系和政治话语体系,这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

破除旧有的“教派政治”,意味着要构筑新的政治认同基础,而从当前来看,实现这一点可谓困难重重。

一方面,这种政治认同需要在黎巴嫩历史和现实中寻找。现代黎巴嫩人的政治身份,往往被迫沦为“腓尼基人后裔”,但是这种表述只被基督教和东正教徒接受,逊尼派和什叶派更倾向于接受“阿拉伯人”的历史和传统。

如果要构建新的政治身份,就意味着要寻找“大黎巴嫩”地区共有的政治属性,从历史和现实中找寻新的共同点。

但是,究竟是做一个如同基督徒和东正教徒设想的“小欧洲”国家,还是如同逊尼派和什叶派所设想的“阿拉伯国家”;究竟是突出黎巴嫩独特的“海洋-腓尼基人”历史,还是强调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的“内陆-阿